論語旁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七

閩長樂梁章鉅撰

陽貨第十七凡二十六章　皇疏陽貨者季氏家臣所以次前者明非惟國臣無道至於陪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邢疏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釋文作二十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章

陽貨欲見孔子　注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瞯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劉氏台拱曰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

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陽貨僩豚而矙亡正欲以
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
驕孔子不爲諂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
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陽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
其妄甚矣而孔子因卽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

歸孔子豚注歸如字一作饋 釋文云歸如字鄭本作饋餘論
爲歸今從古按儀禮士喪禮疏孟子章句引並作饋 閻其
若璩曰此與齊人歸女樂並當作饋若歸如字解則云人也
還也杜預解歸者不及之辭此與歸豚女樂何涉乎

孔子時其亡也 韓李筆解云時當爲待

遇諸塗 釋文云塗當作途阮先生曰古道塗多作涂從辵從

土皆後出字

懐其寶而迷其邦　孟子疏引此全章文獨此句無兩其字

注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　張氏栻曰在禮當往拜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則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貨三問而應之如響者貨蓋不可與言者故不由己之意而遜辭以答之言雖遜而理亦未嘗枉也此待惡人之道也　陳氏天祥曰經言孔子不見只此一句足以見聖人待陽貨之本心往拜者迫於禮之當往不得已而然也時其亡者終不欲與之相見非為不誠於己而乃以不誠報之須其兩停相稱而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既已邂逅往拜而於道塗偶然相遇自無避之之理非欲與之不絕也隨問而對者有問自應有對理之自與不直在其所言

之中何如耳只隨問而對亦未可便以為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亦只是待貨為兒愚之人不足與辨所以不辨不必稱為不詘也南軒之說為當

注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　揚子法言五百篇云或問聖人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

性相近章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注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　劉氏宗周論語學案云氣質還他氣質如何扯着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為性也　輔氏廣曰此所謂性固不可

即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不離乎氣質之中故集注下一兼字　顧氏炎武曰性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恆性恆卽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

注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　陳氏天祥曰程子此說窒礙爲多不如朱注兼氣質之言爲當不知夫子何故不言性之本論性不言性之本而却專言氣質之性則性之本理昧矣性與氣稟本不可相離經中實皆兼有其義性中只論善惡兩事其言相近者必不指惡處相近蓋謂人心善處皆相近也人心善處便是性之本若單言性之本固是無有不善若與氣稟兼言衆人所稟之氣質各有偏處所以性皆不同不能盡有其善其初只能相近也苟非上聖之資氣

性未有不偏者但偏多偏少各有分數之不齊耳偏少者善
境多不善之境少偏多者善境少不善之境多天下之人偏
少者寡偏多者衆故往往習善則難習惡則易然則幼歲心
志未有所習之際雖其氣質各有所偏而於本然之善亦皆
[illegible]可相近故曰性相近也及其漸長各有從習習於善則與
善相近習於惡則與善相遠故曰習相遠也若至聰至明上
智之人氣質全正天性所居之境守周則雖強使之習惡惡
亦無自而入若至蠢至濁下愚之人氣質極偏其閉塞天
性之處雖強誘之習善善亦無從而生故曰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如此[illegible]　章自本至末竭盡無餘此[illegible]是人之言
理無不備未嘗不言性之本也　又曰程子[illegible]由氣質
守固有益於後學而所謂之氣質之說[illegible]頗有大補

又有氣質之性則是性有兩種一身兩性斷無此理性本一也其不同者氣質之偏使之然也性在稟氣形質中與水在器中相似水之本體無不周圓器有偏曲窊凸則水亦不能圓正不圓不正者亦只是此水豈可別爲器之水哉性無氣質之性亦猶是也

惟上知章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注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皇本唯作惟　陳氏天祥曰經中只說性相近非言氣質相近也上智之不移由其氣質全正下愚之不移由其氣質極偏正爲氣質之懸絕相懸遠故上智不可下移下愚不可上移也氣質相近之中豈有美惡一定非習可移之理然則注中此六字已差矣

阮先生曰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也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即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以性爲予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此言甚顯哲與愚相對哲即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即有愚既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孔子之言與召誥之言無少差謬也

注 程子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所謂下愚也　陳氏天祥

曰性與氣質皆是實物今於性與氣質之外又別說才不知所指且以才專歸下愚而無關於上智亦不可通既言皆愚之至又如何能有以善自治之美孔子以下愚爲不移程子以至愚爲可移程子之言果是則孔子之言非矣

注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按注疏本並合爲一章是也

子之武城章

子之武城　七經考文云古本作子游之武城

夫子莞爾而笑曰　釋文云莧本今作莞是舊文作莧也阮先生曰易夬莧陸夬夬虞注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仲翔所見本亦作莧字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公山弗擾以費畔 注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孔注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毛氏奇齡曰共執桓子雖策書不載然定五年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則以費宰而謀執君主即是時且適在夫子未仕之前故孔注曰執桓子而召孔子也 皇本弗作不按漢書古今人表公山不狃師古注云即公山不擾也史記索隱引鄒氏云狃一作蹂 陳氏天祥曰舊疏云弗擾即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字子洩集注蓋於舊疏中去此一節而取其下文則雖不明指弗擾為誰推所言之事亦是以弗擾為不狃也然左傳或稱不狃或稱子洩未嘗又稱弗擾也又以史記與左傳對考其事所載亦多不同注文與二書皆不相合史記於定公九年陽虎出奔之下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十二年

言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公山不狃率費人襲魯左傳惟十二年有不狃帥費人襲魯之事十二年以前未嘗於不狃言叛也若從史記之說不狃自九年以費叛至十二年猶據費邑而率費人襲魯季氏之於費邑豈有經涉三年不往攻取之理若從左傳之說惟以十二年帥費人襲魯爲不狃之叛而陽虎出奔已踰三年不可謂與陽虎共執桓子以叛也況是時孔子爲魯司寇不狃以叛逆之人而召司寇孔子相司寇之職而欲往從叛逆之召皆無此理然則以邪擾爲不狃之說尚待別考也　江氏永曰左傳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是年十月虎欲爲亂不克而出入于讙陽關以叛不言不狃以費叛而藏氏古史取論語事載之是年蓋虎既據陽關以叛不狃亦據費遂爲聲援是亦叛也

故論語以叛書之及明年虎敗奔齊不狃勢孤遂不敢動桓子遊遭大變亦畏縮而不敢討自是復爲費宰者四年至定十二年季氏將墮費不狃懼其及己乃帥費人襲魯不克奔齊於是始爲眞叛矣

召子欲往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徵氏灝曰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虎之叛在定公八年時公山不狃雖未著叛迹而與季寤等共因陽虎則季氏亦已料其叛矣因於次年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季氏無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爲魯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倚恃遂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親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不至以之平季氏之召終亦以之應矣按三說之[illegible]

所載得以相通而於事理亦可信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
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貨大誤也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七經考文云古本無一之字　翟氏灝
曰按子路語意嘗介介於季氏之平素步跡而云何必因公
山氏之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書經屢寫
何乃偶脫一字乃致與史記文若另所耳
而豈徒哉　注　言必用我也　皇疏徒空也言欲召我者豈容無
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也邪疏亦云夫召我者豈空然哉
之將用我道也此集注所本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注　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皇
本用上有復字何解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皇疏魯在
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邪疏我則興周道於

東方其使周爲東周乎此皆集注所本也　孫氏奕曰吾其爲東周乎乎反辭也言如有用我則必興起西周之盛而肯復爲東周之衰乎　陳氏天祥曰興周道於東方夫子欲自興之邪將欲輔人興之邪輔人興之將欲遷周王於東方輔之邪將欲君弗擾於費邑輔之邪語錄云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赧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史記孔子世家云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語錄是誘說周家當如堯之禪舜史記是竊伺時釁欲據費邑伐周語錄是輭取史記是硬取二說均爲無禮史記爲尤甚聖人之心豈有是哉纂疏又引語錄答門人之說曰若謂弗擾旣爲季氏臣便不當叛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於投

順季氏而已此只是欲法聖人須別有指證此蓋以季氏畔僭弗擾叛之爲是也以臣叛主從而是之不知何義且前注言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以叛既於弗擾稱是則陽虎亦無不是而陽貨欲見孔子注却也說陽貨爲亂孔子不見爲義二人同黨志同事同而有是非善惡之分此何說也注中又引程子一說云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槪此所論於反叛中更望其有爲不知將爲甚事前何欲弗擾有爲後何欲弗擾改過聖人之心果何如也且夫子明言下愚不移豈不是天下有不可改過之人乃此既言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又言知弗擾必不能改既欲其進而有爲又欲其退而改過反覆顚倒殆不可曉推夫子欲往之心初亦只是見

其來召有道之人想是有改悔之意欲往從而勸之使之去逆從順復歸於轉其意不過如此豈有與興周道之理其答子路之言甚宛轉夫字如有字二者字皆是普該衆人之辭非直指弗擾而言也吾其為東周乎其猶豈也夫子身在周東故以東周為論蓋言凡其召我者豈虛召哉必將聽信我言用我之道耳辟如今此東方諸國有能信用我者我必正其上下之分使之西向宗周而已我豈與之相黨別更立一東周乎只此便是欲勸弗擾歸轉之意聖人之言辭不過切如此初將勸令改過遷善以此欲往仁之事也然則其心終不能改以此不往智之事也若乘弗擾之叛欲與其興周道於東方則是無仁智之舉不可以此揆度聖人也　陳氏鱣曰詩黍離正義引鄭注論語云東周據時成周詩正義云以

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欲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蓋鄭此注極醇正義申鄭亦善獨怪其左傳序正義云如其能用我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君獨異以東周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後人每從何晏之說與詩正義相違夫何說乃公羊黜周王魯之謬論何謂聖人出此邪　翟氏灝曰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辨云鄭叔友引孔子吾其爲東周乎謂爲當作去聲讀今考杜氏春秋序或有黜周王魯之說引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以明其說之非

則東周斷非指魯鄭氏所謂成周者是也詩黍離正義引鄭論語注云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云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此言時在敬王居成周後故云爲東周乎爲字實當作去聲讀如述而篇爲衛君之爲猶言助也夫豈徒哉言不徒制弗擾如有用我者則將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大義卽季氏亦靡正之矣集解集注皆言興周道於東方意未嘗不合此而語未分明後人乃謂夫子欲因魯爲東周或且謂因弗擾爲東周則乖繆甚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孔子曰　七經考文云古本曰上有對字　金氏履祥曰孔字

衍疑此等處鄭氏多依齊論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張氏甄陶曰問仁之答甚多此獨辭煩而不殺正爲堂堂乎張不甚切實極力鞭策他一番曰能行責其實曰五者正其名曰於天下窮其分量總是欲隨時隨地實用其力勿以空言從事耳此天下只是人已二字替身亦如堯曰篇之天地帝王氣象也

敏則有功　孔注應事疾則有成功也　按孔以疾訓敏後人無不以敏爲疾速矣獨焦氏循曰左氏僖四年次于陘公羊傳云其次于陘何有俟也注云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曰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是敏之義當訓審僖二十三年傳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周禮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

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術當之謂也中庸人道敏政注云敏勉也或爲謀則亦有術當之義蓋善謀而術當所以有功推之敏於事謂術當於事也好古敏以求之謂術以求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耳

注　子張者之曰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輔氏廣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則疑其不足於柔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則疑其不足於寬也問行而告以忠信則疑其不足於信也問政而告以無倦則疑其不足於敏也以至色取仁而行違則疑其不足於思也

佛肸召章

佛肸召　皇本佛作胇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肸師古注云佛肸也　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

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衛後

佛肸以中牟叛　吳氏昌宗曰史記正義湯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也然臨趙中牟是河北之中牟非鄭之中牟按今河南省開封府中牟縣其境亦有牟山所謂鄭之中牟者也此章中牟斷在湯陰縣西爲是蓋湯陰屬彰德府已在大河之北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蓋指在河北者言也　曹氏之升曰趙氏分地其險固在晉陽而三卿未分晉時中牟已屬趙趙氏分國其險固在晉陽而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即中牟是要地也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畔之時則其地與衛接當在夷儀五鹿左右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是也

不曰堅乎　皇本不上有曰字

磨而不磷　漢州輔碑摩而不粼顧氏藹吉隸辨云摩與磨粼與磷古器通用詩如琢如磨釋文磨又作摩白而粼粼釋文粼亦作磷

涅而不緇　注涅染皂物　孔注涅可以染皂者集注本此　淮南子俶真訓云以涅染緇則黑於緇史記緇作淄韓李筆解亦作淄按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即論語之涅而不緇也索隱泥亦作涅滓亦作緇漢費鳳碑埿而不滓亦同　翟氏灝曰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於晉爲叛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一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

爲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却難以窺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匏瓜理答之　張氏甄陶曰弗擾肸佛之召豈特孔子不往凡人皆不往也然論兩截了欲往者特無拒絕之詞也何以無拒絕之詞一以存魯一以存晉也魯昭公逐季孫意如不克自出奔終身不復反廢其二子公衍公爲而立公子宋此人倫之大變陽虎與公山弗擾欲叛之殺之以張公室意雖未必良事則大快人心今必嚴詞厲色以斥之是卿大夫可以稱君廢君適以張季氏之氣助之陵公室也故不爲拒絕之詞使知無禮於君人皆可以爲鷹鸇逐鳥雀庶彼有所顧忌即所以存魯也晉趙鞅在定公十四年與范中行氏搆兵春秋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至哀公五年左傳載晉趙鞅伐范氏圍中牟想佛肸必以中牟

時助范氏故圍之耳以世卿稱兵於國五六年而不已强橫極矣趙若不敗勢必伐晉晉主夏盟以尊周爲職業若滅則周亦從之佛肸之召夫子不斥其非傲趙鞅也夫子意至深遠而非欲往子路但見一面東周之興匏瓜之繫皆託言也必一一爲之詞則贅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注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文選登樓賦注引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集注蓋本此 何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按如何解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飲食也此與集注義異然集注自本鄭注陳氏鱣曰必如鄭注方得聖意若何解則經文當作不

食而繫矣非也　錢氏大昕曰春秋外傳叔向稱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匏苦瓠甘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向以爲不材此可證匏瓜不可食之說　饒氏魯曰植物之不能飲食不特匏瓜不食疑只是不爲人所食如碩果不食井渫不食之類蓋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當蓄之以爲壺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說者謂但可爲壺以涉水是也又如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即是匏瓜繫於栗薪之上繫而不食譬如人之空老而不爲世用者也聖人道濟天下其心豈欲如是哉　皇疏又有一說云匏瓜星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按此亦古說姑存之　金氏履祥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章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皇本由下無也字女作汝下同

居吾語女　皇本居上有曰字　陸氏隴其困勉錄云居吾語女是欲其靜坐潛思聞所未聞也按集注引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孝經曾子避席子曰復坐吾語女同此本無深意陸氏所云乃時文家語非正解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小子何莫學夫詩　注疏本與下子謂伯魚合爲一章惟皇本分爲二章集注因之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王氏應麟曰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鳲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鵜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鳩陰之兆也蒹葭

露箱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皐聲聞於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illegible][illegible]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懷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illegible]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爲美也黍以爲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爲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聲之報也爲得讓章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雝雝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子謂伯魚曰章

汝爲周南召南矣乎　注　爲猶學也　皇本召作邵下同翟氏灝
曰韓詩邵伯所拔邵字從邑列子楊朱篇稱邵公史記白起
傳稱周邵則邵南字必有師承也　毛氏奇齡曰此爲字與
孟子高叟之爲詩同作說詩解與漢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
注爲說也亦同　皇疏此語則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詩
而孔子曰不學詩無以立也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倪氏士毅四書輯釋云書周官不學
牆面孔子取譬本此

注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　羅氏泌路史識遺云逸周書云南氏
有二臣功均勢敵分爲二南之國據此則南本國名厥後南
氏廢二公化行其間遂爲周南召南也　周氏柄中曰鄭康
成曰周召雍州岐山之陽地名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

後錄詩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朱子曰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愚按周南召南繫之以地其義本不繫二公朱子謂侯封不敢繫於天子故繫召公則周公亦非王者何以繫王者之風且二南乃周公制樂之所命其行撰先王之德教爲己功乎太姒文之妃也二公文之臣子也今說詩者或歸美后妃先儒尚執妻道無成之義以譏其誤至於追述功德與一代之新樂乃舍君父之主名而繫之臣子無是理矣竊疑詩序繫之周公繫之召公公字是云字後之讀序者訛云爲公而解遂誤耳其曰南者安溪李

文貞公云北鄙之風殺伐南方之風和厚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然則二南云者但取其風之和而非以其地之限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正也南和也二雅二南之名因此而起謂文王之化行於南國者蓋見詩有江廣江沱之章是亦傳會之說云爾至先儒以二南皆文王之詩乎文貞公詩所云二南不盡出於文王蓋西周畿內所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爲正風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襛矣之詩可知悉按詩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說者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或又云平等也平王孫猶曰周公王妻之爲言齊也王姬下嫁自此侯子平乎王之孫王孫齊乎侯之子也此皆未免曲爲訓釋雖以爲東周之詩便不費穿鑿況二南果盡文王時詩則自文武

以至東遷中間數百載何以絕無風謠顧亭林謂西周之風其篇什亡軼而不復存故曰詩亡乃臆說耳

禮云禮云章

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 又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 趙氏順孫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馮氏椅曰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所以明其序鐘鼓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必有爲而發也

色厲而內荏章

色厲而內荏 注荏柔弱也 孔注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

佞也　段氏玉裁曰皇疏引江熙曰古聖難於荏人是江所據尚書作荏字也

猶穿窬之盜也與 注 穿穿壁窬踰牆　釋文云踰本又作窬是舊本作踰也按此用孔注作踰爲是　禮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注 小人細民也　陳氏天祥曰解小人爲細民其意只爲色厲內荏穿窬之盜已是邪惡小人中間不可再言小人只此爲疑故解小人爲細民也不知小人爲作非止一端或詐或諂或貪或盜或縱爲淫蕩或暗作私邪或心很而外柔或色厲而內荏皆謂諸小人若言於衆小人中譬之也只色厲內荏之人譬之於諸般小人惟其爲穿窬之盜者可以[illegible]之

鄉原章

鄉原德之賊也 注 原與愿同鄉原鄉人之愿者也 又 詳見孟子末篇 鄉原舊解有二周生烈云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已意以待是讀原如字也何晏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是讀鄉爲向也按鄉原之義詳見孟子以孟子解論語何必再求他說故集注於舊說皆置之 皇疏又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韓李筆解又云孔注內荏爲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而鄉爲向後人遂誤內柔爲向原則其說益支而不可究詰矣

注 荀子原愨注讀作愿 翟氏灝曰荀子富國篇云能齊則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愨君道篇云材人愿愨拘錄計數正論篇云上端誠則下愿愨愿愨則易使其字並作愿朱子但云注讀或宋本與今本異耶

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皇疏：記聞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師人必當溫故知新，研精久習，乃可為人傳說。若聽之於道路，仍即道路為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亦自棄其德也。　胡氏泳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　按：德之棄，皇氏深說為有德者所棄，解殊可不必。集注載王氏引大畜言，象即是此章的解。又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亦是與此章相發。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

之軀哉此亦正爲道聽塗說者下針砭也　陳氏天祥曰集注不說如何是道聽如何是塗說但說聞善言而不爲己有槪其大意蓋謂聞善言則當著之而爲己用不可於道塗之間傳說與人也聖人教人必不如此所聞之言果善正當廣以傳人卽於道塗之間遇有可傳之人傳之何礙蓋此章戒人聽人所傳傳人所聽皆不可不謹道塗之間濫聽將來不考其實卽於道塗傳說與人如此輕妄則必不爲雅德君子所與故曰德之棄也德之棄三字文理甚明非謂自棄其德也按皇疏之義集注已該皇疏亦兼自棄其德言故集注用之陳氏不可於道塗傳說云云集注並無此意雅德君子字轉嫌添設亦好與集注爲難而已

鄙夫章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釋文云與哉本或作無哉七經考文云一本無也與二字　孔傳言不可與事君皇疏言乃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　王氏引之曰與猶以也此言鄙夫不可以事君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事君也易繫辭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禮玉藻必與公士爲賓中庸可與入德與皆訓以顏師古匡謬正俗及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此句皆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

未得之也患得之　注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此即俗語　沈氏作喆寓簡云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見蘇軾上神宗書上　予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則古本必如是　荀子子道篇云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

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按何解患不能得之下有楚俗之言也四字焦氏循曰古人文法有緩急不嫌於複如此緩詞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耳何氏謂楚俗言孔子魯人何爲而作楚俗言乎故集注刪之

注 小則吮癰舐痔　漢書佞幸傳云鄧通爲黃頭郎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莊子列禦寇篇云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注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胡氏泳曰靳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旨然能推見鄙夫之心

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市井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爲則爲不可爲則不爲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不惡富貴也視功名爲重則富貴爲輕也鄙夫則富貴而外他無所志故其得失之患至於如此也　陶氏君璉曰靳裁之宋史無傳附見胡安國傳　金氏履祥曰胡文定靳裁之得聞程子之學

古者民有三疾章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注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禀之偏亦爲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張氏甄陶曰今之德不能如古古之德亦已矣疾何至亦不如古傷俗之益衰也　陳氏天祥曰氣禀之偏古今之人皆有之非獨古民爲然其所偏處人人不齊亦非止三者而已舉三疾爲氣

與所偏則今也或是之亡也一句都是說今民氣稟卻正而無古民之偏也況氣稟偏正乃人生自有風俗盛衰澆漓化使然因人氣稟不正都傷風俗莫薄理亦未見夫子只是傷其時風俗益衰民俗所習漸不如古故有此歎疾猶瑕病也言古民之行當時指爲瑕病者有三今民之瑕病又與古民不同思欲復見如古者三等之民今亦不可易得也

古之矜也廉　釋文云魯讀廉爲貶今從古陳氏鱣曰貶自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

巧言令色章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注重出　皇本無此章　王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邢疏此章與學而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洪氏頤煊曰唐石經此章亦先無而後添注蔡邕陽貨篇

末題云凡廿六章今集解本此章在內其廿四章假絲忘有經併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古本皆有此章也

惡紫之奪朱也章

惡紫之奪朱也　江氏永曰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素徵賈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故曰惡紫之奪朱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皇本者作也　漢書張釋之傳云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班固云昔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故子在誅桓而終隱危變詐構鄰而亦偽秋

豎牛殺仲叔季孫郈伯毀季昭公遜孔子所謂利口覆邦家者歟　張氏甄陶曰不曰佞人而曰利口佞人與辭捷才有人耳處亦有取佞處利口者迎刃而解要言不煩甚警欲使讀聚朝皆諫蔡容乘曰陛下神武斷自聖心是非何必問外人唐高宗欲立武昭儀許敬宗曰田舍翁多收數十斛麥便欲易婦況萬乘乎皆頃刻覆其邦家伊尹謂有言順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以此也　胡氏炳文曰前章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注釋佞字曰辯給釋利字曰捷給捷則輕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致詳者視佞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予欲無言章

予欲無言　注　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輔氏廣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於聖人之言領略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天何言哉　釋文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翟氏灝曰兩天何言哉或宜有別上一句似從魯論所傳爲勝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潘氏炳文曰四時行焉即是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行故集注於予欲無言曰天理流行之實於天何言哉亦曰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聖人之行與天之也四時之行天道之顯然也朱子感興詩云[illegible]

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淵又云巳亭毒[illegible]
此枝葉繁發横豕刊落奇功收一原亦是此意也若之[illegible]
氏光地曰四時行喻教百物生喻學蓋四氣[illegible]
一元之心萬物受之皆若默喻乎天地之心而幾於[illegible]
機有不容已者此豈化工諄諄然命之乎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欲見孔子 注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儀禮士相見禮疏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

按皇疏謂孺悲使人召孔子邢疏謂孺悲來欲見孔子夫果孺悲使人召孔子則將命者是孺悲之人簡謂之介紹可矣若孺悲來欲見孔子則將命者是孔子之人或與儀禮疏

之說合二說似邢疏爲近且使之聞似亦得是使孺悲聞之孺悲來見得在戶外故使聞歌聲而自悟若是邢二疏皆云使將命者聞之多一曲折矣

孔子辭以疾　皇本辭下有之字　周氏柄中曰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而論語但言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此孺悲未學禮時事也據儀禮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既學禮而列爲弟子弟子之見師何用紹介其在未學禮時可知矣今案孺悲旣從祀議謂悲實傳經之一人後人混論語之文疑孔子不屑教誨家語史記遂據而不書以致受禮於孔子之儒不獲配食斯爲闕典持論甚允但不引儀禮疏以明辭疾在前學禮在後終無解於不屑教誨之疑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禮三年問三年之喪何也稱情而立文　毛氏奇齡曰古以三年喪爲再期之喪故三年問曰至親以期爲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然而必三年者加隆焉爾也惟加隆故再期也則是先王制喪之意原只以期年而進推之然且二十五月即畢喪重服盡除是哀麻尚不至三年何況致哀宰予言此亦爲稱情非以立文也然而義不可訓也　張氏甄陶曰宰我之親已死則居喪如禮不加禮已行之事何必再問夫子曰於女安乎曰安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至於此決無是理蓋魯雖秉周禮不過典章文物燦然明備其戚之事或有名而無情相仍成俗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

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是五月而葬會閔公與諸臣皆除凶服也春秋終莊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葬閔公二年八月吉禘於莊公僅二十一月已祔廟是併不以二十五月祥練也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未終喪而圖婚也終昭公自初喪比葬三易衰在戚而有嘉容是以喪禮爲戲也上行下效風俗可知滕文公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謂吾宗國終先君莫之行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以爲加人一等　明士大夫居喪不如禮可知宰我之問正與子貢冉有問伯夷叔齊同曰安正與曰怨乎同隱其詞而反言之決是非於夫子所以爲言語之科也不然彼不孝其親何用喋喋而詞於夫子哉　按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

微言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關已只問道也邢疏同此作繆協皇疏又引李充云宰我啟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性犯禮之問者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妄多此皆舊說即張氏所不較勝尹氏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云云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太平御覽部路史　注並引衛波傳云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生朽蓏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免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道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不亦難哉　周氏柄中曰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注疏家亦未言鬻子宜璣鑽遂一條云如榆柳取

心一段爲鑽柳桑取心方尺爲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竅寸許用細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竅薄煤成火矣此即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

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此全用馬注語皇疏此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事爲證也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榆柳色青春木色青故春用榆柳棗杏色赤夏火色赤故夏用棗杏桑柘色黃季夏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柞楢色白秋金色白故秋用柞楢槐檀色黑冬水色黑故冬用槐檀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皇本稻下錦下並有也字

馮氏椅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撫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不敢不至焉

我與二三子處久矣天下習聞其概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豈知魯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宜若怪聞至論而猶以期爲安況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之見百官皆不欲是則三年之喪頗行於孔孟之門而猶然嘗行甚至以日易月而無復有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然則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女安則爲之　皇本女上有曰字

天下之通喪也　禮三年問引此通作達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注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皇疏一云愛惜也言何忍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此別一義

注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　欲其有以

跂而及之　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又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

飽食終日章

爲之猶賢乎已　注已止也　皇疏猶勝無事而直止住此集注所本也邢疏欲令據此爲樂不生淫慾則語太精滯矣故集注不取

君子尚勇乎章

注　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張氏甄陶曰此是子路初見夫子雞冠佩劍豪氣未除時語　吳氏昌宗曰家語載子路初見孔子拔劍而舞有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之問夫子答以古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云云與此章問答

相類胡氏之說蓋本於此

君子亦有惡乎章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　皇本子貢下有問字子曰有下有惡字漢石經無亦字　陸氏隴其曰此惡字從皇本言君子博愛亦有惡人之時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漢石經無流字按皇疏惟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邪疏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據此則皇邢二本亦無流字也惠氏棟曰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此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　氏鱣曰四書經比邱尼經音義引亦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　釋文云魯讀窒爲室今從古惠氏棟曰韓勑

修孔廟後碑亦以室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史記作室中徐廣曰室一作窒知窒室本通

賜也亦有惡乎 皇本乎作也 按集注以惡徼以下爲子貢之言則此句爲夫子問矣而皇疏云子貢聞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又引江熙說同則以此句爲子貢問述邢疏同文選西征賦注引此言作子貢曰與注疏本合據此則乎字必應作也字矣

惡徼以爲知者 注徼伺察也 釋文云徼鄭本作絞 孔注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邢疏引禮毋抄說則抄當作勦陳氏鱣曰鄭以徼爲絞者泰伯篇云直而無禮則絞馬同注絞刺也皇疏譏刺它人之非與下不孫與訐一例也

唯女子與小人爲

唯女子與小人 注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四書或問云或疑何以知其爲僕隸下人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 按邢疏亦云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則非所論也 胡氏炳文曰易遯之九三曰畜臣妾吉以九居三剛而正有莊以涖之之道焉旅六二曰得童僕貞以六居二柔而中有慈以畜之之道焉

遠之則怨 皇本怨上有有字 左氏僖二十四年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注云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年四十而見惡焉 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 惠氏棟曰古鐘鼎文字四十字皆從卌鄭注古文孝經亦云卌強而仕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八

閩長樂梁章鉅撰

微子第十八凡十一章 注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皇疏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 釋文作十四章

微子去之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注 微箕二國名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此全用馬注 史記宋世家贊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合此節爲孔子語 鶡冠子備知篇陸佃注引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亦題孔子曰 胡氏炳文曰史記周本紀宋世家所紀此事皆先後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者近是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也史所書

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也　按馬注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集注易之云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此集注順事實而爲言也竹書記商紂五十一年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箕子出奔史記亦言紂囚箕子殺比干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是微子之去在後與此所叙不同然信竹書信史記固不如信論語耳又按馬注朱注並云微子去之以存宗祀故鄭氏汝諧直以去而之國解之金氏祖望曰微子抱器歸周之說殊妄蓋去而之國故其後武王克殷復其位亦卽封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或人不知復位爲復其微國故疑微子若與武庚同在故都安在武庚反時絕無與同之迹

而因以爲未嘗有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微在東平之論矣
春秋時屬齊水經載有微子之冢微子兄弟紛紛不辨宋公
而微子及奭先時所封之地其忠盛矣　張氏錫陶曰呂氏
春秋載帝乙之妻生微子啟及微仲衍衍尙爲妾及立爲后始
生紂帝乙欲立啟太史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
書微子篇父師曰王子我舊云刻子孔注箕子以啟賢請於
帝乙欲立之是微子於紂地相逼有嫌於義不宜諫去以
存宗祀乃正理也箕子比干同姓之卿與國同休戚於義應
諫諫而不聽或被囚或見殺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又曰左傳史記皆言微子面縛見武王此亦妄也書明
言吾家耄遜於荒是遜於荒野未嘗見武王也武庚既誅武
王乃求微子封之宋左傳所載乃許男入楚用此禮逢伯明

武庚之事移之微子以媚楚子司馬遷則因左傳之誤又爲已甚之詞旣面縛矣是兩手向後矣何以又能左手把茅右手牽羊故蘇子由謂司馬不學而輕信也聊城傅以漸云昔不稱宋公之命而稱微子之命從其舊爵則成王之不屈微子可知　邢疏云徧檢諸書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莊子注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

殷有三仁焉　馬注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安民也　崇氏魏闢曰比干心跡易見微子箕子心跡難知夫子均稱其仁出於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是則同　焦氏循曰孔子以管仲爲仁不取召忽之死又云有殺身以成仁死而成仁則死爲仁死而不足以成仁則不必以死爲仁仁不在死亦不在不死總全經而互證之可見也三

人之仁非指去奴死爲仁也商紂時天下不安甚矣而三人皆能憂亂安民故孔子歎之謂商之末有憂亂安民者三人而紂莫能用令其去令其奴令其死也　張氏存紳雅俗稽言云或謂仁即非有仁之仁當作人夫子言殷有三人如此按此章仁字自以集注至誠惻怛爲正解舊注之憂亂安民偷是旁義若再以人字代之其義愈淺矣

栁下惠爲士師章

栁下惠爲士師　戰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云昔者栁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栁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

三黜注　三去聲　釋文云三息暫反又如字集注用前音　荀子成相篇新序雜事篇述此事黜竝作絀

注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翟氏灝曰風俗通別卷云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所亡斷之之言或此是歟

齊景公待孔子章

齊景公待孔子曰注事見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

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全氏祖望曰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間之說也

吾老矣不能用也　何注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

毛氏奇齡曰吾老矣不能用云者蓋陰中於晏平仲嘗年不殫累世莫究之語而發爲是言非必實指年歲也　閻氏若璩曰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稍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即位改元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遂呼老嗟莫時蓋六十歲當補集注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

齊人歸女樂章

齊人歸女樂　注　歸如字或作饋　釋文云歸如字鄭作饋漢書

禮樂志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從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師古注章懷注並引論語齊人餽女樂文選鄒陽上書注亦引論語齊人饋女樂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季桓子受之　任氏啓運曰當時魯君無權用舍實由季氏故

孟子言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此亦言季桓子受女樂不言於君也

三日不朝孔子行　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翟氏灝曰孔子爲政於魯在定公時韓非以爲哀公殊慨其云諫之不聽乃去則於聖人去父母國之道獨爲周緻嘗歸女樂辟孔子必嘗挾諫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論語孟子俱不載於紀事各見一邊理無嫌也史記不兼取韓非語便成闕失矣

注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任氏啟運曰或謂夫子墮三都以張公室季氏覺其不利於已故假女樂以去之愚謂當時權在季氏桓子果不悅孔子何難去之何必藉女樂看桓子將死而有夫子非我以孳婢之悔則當時實以貪色故也尹注立論自平

楚狂接輿章

楚狂接輿注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此用孔注　高士傳接輿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按集注佯狂避世之語蓋本於此楚辭涉江接輿髡首兮莊子人間世篇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尸子亦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韓詩外傳二亦云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戰國策秦策亦云箕子接

輿是接輿之爲名爲字確有相傳乃近人謂因其迎車而歌而强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蓧之類非眞其人字接輿則轉無所據矣

歌而過孔子曰　七經孝攷云古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　翟氏灝曰接輿者接孔子乘輿耳後文孔子下不云下輿以輿已先見此也按據此則接輿二字當與歌而過三字連讀而古本之門二字爲贅矣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莊子人間世篇作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洪仔

經何德之衰作何而德之衰皇本下並有也字皇本三何亦並有也字唐石經何德之衰下亦有也字　釋文云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論衡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孔子下　注　孔子下車　此用包注

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皇本辟作避言下有也字

注　夫子時將適楚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發徒役圍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於楚孔子自楚反乎衛

長沮桀溺章

長沮桀溺　注　二人隱者　胡氏炳文四書通引吳氏曰接輿

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蓋皆楚人馮氏椅曰沮沮洳也溺濘溺也長謂久桀謂徒觀二子命名之義其志於辟世久矣史記孔子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者使子路問津梁書處士傳序亦云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按夫子但稱丈人爲隱者於沮溺無明文史記梁書蓋均以意爲之集注則據史記也

耦而耕　注耦並耕也　鄭注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賈疏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耜並得廣一尺一尺則成伐故云二耜爲耦也　程氏瑤田曰耜之長自本至末尺有一寸其本廣五寸本有銎以受耒者也用以耕一人之力能任一耒而不能以一人勝一耜之耕何也無佐助之者力不得出也故必二人並二耜而耦耕之合力同奮刺土得勢土乃迸發以

縱長畝不難也故后稷之傳曰畎必廣二耕爲耦廣尺深尺之法也地官里宰之職以歲時合耦于鋤言事農最重必于先年季冬之月合耦于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體材齊其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爲言並也其事並行不可相無之謂耦里宰合耦即此義也不然農夫之耕何與于里宰而必規規然爲之合耦者以必耦耕故先合耦以齊其才力形貌以一人獨耕不能出力故必不可不耦耕然則耦耕者在昔先民莫不皆然夫固有所受之也桀溺之耰摩田覆種也不必耦亦與長沮並呼之曰耦而耕以是知呼農夫相助治田並可曰耦並可曰耦耕也

孔子過之 注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又去葉反乎蔡吳氏曰宗曰時孔子向來至楚國都乃自楚遂過反乎蔡也

使子路問津焉 水經注潕水逕方城西有黃城山即沮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子路問津處

夫執輿者爲誰 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皇本誰下有乎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漢石經無也字又無下曰字皇本上曰字上有對字

是魯孔丘之徒與 釋文云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今本作孔某之徒與據此則舊本某爲子無是魯二字

滔滔者 釋文云滔滔鄭本作悠悠按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

悠注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皆綴經文注亦引孔安國注同今注疏本引孔注已隨正文作滔滔矣　洪氏頤煊曰滔滔當作慆慆釋論作慆慆古論作悠悠文選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安慆慆而不服今卒隕身乎世禍漢書叙傳小顏注引論語慆慆者天下皆是也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漢石經辟世之辟作避辟人句闕皇本兩辟字並作避

耰而不輟　注耰覆種也　漢石經櫌作耰無而字說文引亦作耰類篇耒部耰字木部櫌字並引此句　按集注釋耰為覆種本說文徐注謂耰為摩田器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名曰覆種國語齊語管仲云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注耰摩平也莊子則陽篇深耕而熟耰之注耰鋤也

史記通災傳耕之耰之鋤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連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　注憮音武　漢石經上句無行字下何無夫字　釋文云憮音呼又音武集注用後音　廣韻引論語夫子憮然云或作𢡄

鳥獸不可與同羣　皇本羣下有也字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注與如字　釋文云與並如字又並音餘七經考文云一本誰與下有之字

子路從而後章

以杖荷蓧　注蓧竹器　此從包注皇本蓧作篠釋文云蓧又本作條又作莜　按說文艸部莜芸田器從艸攸聲論語曰以杖荷莜玉篇亦引作莜是莜即蓧字也下云植其杖而芸則是子路見丈人手用杖莜加於肩而行至田則置杖于地用

莜芸田植杖者置杖也說詳下云以杖荷莜置杖而芸則莜自爲芸田器包氏釋作竹器集注因之皇疏更以爲籮籃之屬恐未確也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包氏注作艸器近之今注疏本作竹器當是字誤　程氏友菊四書辨云以杖荷蓧四字當各爲義以用也謂用杖以行而所荷則蓧也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分辨也　釋文云分包如字鄭扶問反集注從包音也包注不分殖皇疏播種也意皆相通　按皇疏云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誰爲汝之夫子而問我索之乎邢疏亦同此意故集注亦云責其不事農業從師遠遊惟呂氏本中曰四體不勤二語丈人自謂也爲知也言由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由閭野老不能合已之業而具知道途往來之人也　周氏亮工因樹屋書影云

丈人高隱之士必不與子路邂逅值斥之陶淵明作丈人贊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邈邈丈人日夕在耘可謂非言子路語也

植其杖而芸　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芸釋文云植音值又市力反芸多作耘字按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辭應休璉與從弟書二注皆引論語作耘　惠氏棟曰古者植與置字同商頌置我鞉鼓箋置讀曰植書金縢植璧秉圭注植古置字說文植或作𣖫從置　江氏永曰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耘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也　洪氏頤煊曰耘說文作𦔳或作𦔳芸即𦔳字之省

注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張氏存中曰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子路曰　注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　又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鄭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皇疏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邢疏略同集注用之　焦氏循曰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爲子路此言張本也然思終以集注謂嘗見福州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爲近是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漢石經義作禮廢之下有也字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

欲潔其身　漢石經潔作絜邢本亦作絜

道之不行　皇本行下有也字

已知之矣　釋文云已音紀一音以　包注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是譏彌世不用我道我亦反自知之是識已如紀也故集注無音

注　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　陳氏天祥曰子路乃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丈人既欲自滅其迹胡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彼之出行果因何事不可得知未須如此臆度也

注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　按韓詩外傳五云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又莊子駢拇篇云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此皆范氏所本也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

逸民章

虞仲　注　即仲雍　史記吳世家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索隱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也此集注所本顧氏炎武曰史記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據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

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譌又考吳越春秋大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汪氏琬堯峰文鈔云周有兩虞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吳人見左傳一爲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爲河東大陽人論語所稱逸民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嘗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論次逸民則登夷齊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斷髮文身以順荆蠻之

俗固讞然繼世有土之君孔子逃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爵曾于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以春秋之義豈其為貶辭乎此又可疑者也　按李氏惇亦曰仲雍既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此汪李兩家所疑誠是但班固漢書地理志固已以論語之虞仲當仲雍在朱子集注之前耳

夷逸　注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金氏履祥曰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夷逸逸上文以四字為何　漢書地理志注云夷逸謂竄於蠻夷而遁逃伊言虞仲也

朱張　釋文朱鄭作侏音陟留反　皇疏引王弼曰朱張字子

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邢疏亦云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　金氏履祥曰朱張恐即周章　郝氏敬曰朱當作譸書云譸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衆其人也　按鄭氏以朱張爲侏張蓋讀朱如周朱周一聲之轉書譸張爲幻本或作侜張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云侏張猶淡言注以夷逸爲竄於蠻夷而逝亦不以爲人之姓名此下文無評朱張之語則郝敬之說發明鄭說不爲無見也　周氏柄中曰孔子明言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以子弓爲朱張之字亦未可信楊倞荀子注云子弓蓋仲弓如季路又稱子路也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耳輔嗣

之說直無稽耳

少連 注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 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不辱其身 皇本身下有者字

其斯而已矣 漢石經作其斯以乎按以已古字通

隱居放言 包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 趙氏佑曰此解宜存即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也即所謂其默足以容也

身中清 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中清 朱氏彬曰史記身作行是也中即訓身鄭康成注檀弓韋昭注楚語皆曰中身也下言夷齊不降志辱身惠連降志辱身此言隱居與不降不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行則潔清廢乃遁變也行與廢對道之將行與道之將廢對文即其例也

廢中權　釋文云廢鄭作發訓動貌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也　後漢書黃瓊傳注引論語鄭注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鄭氏虎文吞松閣集云出處之道逸民原與孔子同特其未值則大異使出而得行其道則如孟子所謂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者不異也使不出則逸而民之已耳謂逸民可治一世不可治萬世若孔子而遇則堯舜文武且復出矣不出則伸以堯舜文武之道治萬世是出亦可處亦可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當作如此解則故未嘗逸未嘗民也直堯舜文武萬世奉故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孔子以道統自任也其辭顯此章孔子以治統自任也其辭隱

注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　任氏啟運曰泰伯既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何故斷髮文身想他必因太王之沒要去奔喪恐季歷留而護之故爲此以自廢不然泰伯用夏變夷虞仲反變於夷有何可取吳越春秋謂泰伯虞仲同斷髮文身洵歸奔喪皆誤

太師摯適齊章

太師摯適齊　孔注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皇疏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名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也　蔡氏節曰魯君荒於女樂故樂官散去　按前人多以摯干繚缺等爲殷末人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注即引師摯等且云齊楚蔡秦乃追記其地非

謂當時已有此國名也古今人表列摯干等顏注亦只爲紂時人董仲舒對策云殷紂時賢者奔走逃亡入於河海顏注又指方叔播鼗等此蓋據史記商本紀紂時有少師太師抱樂器而奔之語然史記之太師少師乃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合兩事爲一誤矣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張守節正義亦引摯干等以實之且孔子嘗學琴於師襄又及見師摯之始則八人中二人與孔子同時已有確證孔注謂是魯哀公樂人似可從也　周氏柄中曰太師摯管孔注以爲魯哀公時人漢書以爲殷紂時人鄭康成於師摯之始謂是魯太師名於太師摯適齊則以爲周平王時人見譜今表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又以師注

摯爲殷王時人諸說不同當以孔注爲正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注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四書或問云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何氏焯曰先儒以不言一飯疑夫子正樂時去其官其實係當日實爲夫子禮樂如歌雍舞佾皆是不言初飯爲尊者諱敬終於四不沒其實也 趙氏佑曰書四飯者正見魯之僭處不言一飯者或曰蓋太師掌之抑或時偶缺員或其人留不去也

播鼗武 皇本鼗作鞀釋文云鼗亦作鞉

擊磬襄 注 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閻氏若璩曰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事見史記世家與論語曰襄者自

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日以擊磬爲職分當未入海前豈容抽身以至於衞俾孔子從之學乎

周公謂魯公曰章

周公謂魯公曰　七經考文云謂一作語　張氏甄陶曰公羊傳云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左傳言命以伯禽封於少皞之墟伯禽之命古書無之周公之誡非魯論亦不傳諸古書之闕逸者多矣

君子不施其親　注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遺棄也　釋文云不弛本今作施四書或問云施之爲弛陸氏釋文云備而吳氏者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爲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衞瑱傳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爲得　按施字有三訓孔注施易也不以他

人之親易己之親又程子外書云施與也不私與其親賜也

又惠氏棟曰左傳乃施邢侯服虔曰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

劾者罪法之要辭不劾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惟

韓李筆解讀作弛與集注合集注用之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趙氏翼曰魏志杜畿傳作怨何不以謂

致怨於何不用也

周有八士章

周有八士　注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

八子也　包注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皇疏非謂一人四

乳乳猶生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雙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

知其然就其名兩兩相隨是雙生也邢疏鄭元以爲成王時

見詩思齊正義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見攷　春秋繁露郊祭篇云

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此天所以興周國此皆集注所本也

伯達伯适　漢書古今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於周初按逸周書克殷篇有南宮伯達士亂中有南宮适當即此伯達伯适也

仲突仲忽　漢書古今人表作中突中曶

叔夜　宣和博古圖錄云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見經傳惟論語記周八士有叔夜豈其人歟按古文液或作夜尚書大傳勝則有脂夜之妖鄭康成注夜讀爲液

季騧　廣韻季字下云晉有郤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逆世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騧之後　按八士以諸書參考之自當爲文王武王時人尹氏又爲南宮氏逸周書和寤武寤二篇

一云厤與於尹氏八士一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績是八士皆
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徵也至克殷篇則云命尹逸作筴告
神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
鼎三巫又書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蓋古者命士以
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有東宮有南宮有北宮是達适忽皆尹
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
耳又國語詢於八虞賈逵注云八虞卽周八士皆爲虞官則
漢書人表列之周初自是不誣而以爲成王宣王時人者轉
無所據矣　曹氏之升曰古無書伯仲叔季而猶呼其名者
則達适突忽夜夏隨騧皆字也士冠禮曰伯某甫仲叔季唯
其所當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采癸得曰予
生三月父名之至冠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爲大夫有

位於朝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士冠禮既冠而字伯仲皆在上所以爲字者在下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是也至五十爲大夫但言伯仲而冠之以字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孔子諸弟子稱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則八士皆伯仲叔季則其在二十爲字之時可知書伯仲叔季而下稱其字則其俱未五十爲大夫又可知故曰八士士也　程氏大中曰錄異傳云周時尹士貴族數代不別食食口數千嘗遣儀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疑即八士之尹氏與四乳八子之說亦可互證云

林氏春溥四書拾遺引前明李氏世熊四書文云或曰成王幼伯達教誨翊立叔夏季隨陳戒於庭成王立而賜達服章七弟與焉者是也然則其非氏南宮也胡爲其相似也或

曰括嘗從成王郊社叔夜同討蔡有功仲突嘗輔康王仲忽嘗與顧命季騧從伐淮夷者是也雖然無稽也果如所云則宰卿大夫師保將帥之任而替論胡云八士耶按此不知所據何籍姑錄之以廣異聞云爾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九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子張第十九凡二十五章 注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 皇疏此一篇皆是弟子語無孔子語也 馮氏椅曰始子張子夏而終子貢三子之言爲多疑其門人所輯而曾子稱子則成於其門人者也 注疏本作二十四章

士見危致命章

士見危致命 注 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 孔注致命不愛其身也與集注意合 眞氏德秀曰義敬哀皆言思而致命獨不言思者蓋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任氏啟運曰危邪不入亂邪不居非其君不事許多審愼都在前而若既仕之則見危時只有致命並無思法耳 曾子制言篇

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盧辨注云見危致命死之榮也

執德不宏章

執德不宏信道不篤　張氏甄陶曰或問朱子如何是執德不宏曰如子貢但執無驕諂不如樂與好禮子路但執不忮不求不求所以滅卻謂之不宏按此則再有非不說子之道公孫丑視若登天乃所謂信道不篤也

焉能為亡注亡讀無　釋文云亡如字按皇疏世無此人不足為輕有此人不足為重邪疏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是皆讀亡為無也故集注因之

注猶言不足為輕重　孔注言無所輕重也集注用之

子夏之門人章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

張鄭注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注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　陳氏鱣曰包注云汎交當如子張似與下五句相合不如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尤見是指尊卑若汎交安得如此言王注云覆蓋交亦承包誤也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皇本拒作距下同漢石經亦作距釋文云距本今作拒則是舊本作距也　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此子夏之說所本也

異乎吾所聞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聞下有也字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翟氏灝曰今人謂此二語

深合夫子愛衆親仁之旨此必子張述平日所聞於夫子者下五句方是重申已意據蔡中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則漢人已作是說矣

我之大賢與 又 我之不賢與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二句並無之字

雖小道章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注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何解小道謂異端也皇疏謂諸子百家之書又引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道邢疏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按農圃醫卜即百家中之最切近者邢注所言正與集注意合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鄭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注疏及集注似皆本此 陳氏天祥曰下君子不爲也一語甚有猒惡小道之意必是有害

聖人正道故正人君子絕之而不爲也農圃醫卜皆古今天下之所當用不可無者君子未嘗疾惡也注文爲見夫子嘗鄙樊遲學稼之問故以農圃爲小道不知樊遲在夫子之門不問其所當問而惟農圃之是問故夫子以是責之耳古人之於農也或在下而以身自爲或居上而率民爲之舜耕歷山伊尹耕莘野后稷播時百穀公劉教民耕稼未聞君子不爲也蓋小道者如今所傳諸子百家功利之說取其近效固亦有可觀期欲致遠則泥而不通雖有暫成不久而壞是以君子不爲也　張氏甄陶曰農圃起於神農后稷醫起於軒轅岐伯卜起於伏羲下至百工衆技創始皆自聖賢故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原不可輕視故曰必有可觀但當日爲此教蚩蚩之民以利用安身今已利矣已安矣士君子有修己

治人之責當爲其遠者大者若惟細民之業一技之長專心畢力於其中則致遠恐泥矣按何氏所謂異端當如此看皇邢二疏極明張氏之說益暢陳氏天祥說亦不能出其範圍特好與朱子爲難耳黃氏幹曰楊墨老佛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處此於爲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致遠恐泥　曾子立事篇云所爲人行而篤難爲仁者也

日知其所亡章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注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　孔注日知其所未聞皇疏亡無也此集注所本皇疏又云日知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可謂好學即可以爲師矣

博學而篤志章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此作孔子語

注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張氏甄陶曰東坡論語解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此二語於而字一折最分曉就所學之理潛心深造以求必得謂之篤志就所問之理再實心體認一番謂之近思此思字有明辨在內中庸說擇善之事學問在先思辨在後此章之序亦是如此

百工居肆章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注　致極也　皇疏致至也與集注義通邢疏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於此思居

肆意盆解　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聖王處工就官府令夫
工羣萃而州處旦暮從事施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
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子夏居肆之語蓋本於此
趙氏佑曰學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字耳即國語所
謂不見異物而遷樂記所謂退息必有居學

小人之過也必文辭

小人之過也必文　注文其辭　皇本必下有則字按七經考文
云古本必上有則字則作必則文恐是皇本誤倒不可通
按文字釋文無辭說文處部云篇文字皆無其辭史記孔子
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
以文翟氏灝曰此語意與論語相類疑此文亦對質言則可

以不讀去聲也

君子有三變章

君子有三變　皇疏引李充云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
體直而德容自然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

望之儼然　皇本儼作嚴釋文云儼本或作嚴音同儼阮先生
曰古多借嚴爲儼公羊桓二年傳注儼然人望而畏之釋文
亦云儼本又作嚴

聽其言也厲注厲者辭之確　鄭注厲嚴正也陳氏鱣曰義疏
引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意亦本鄭按此雖與集注訓異而
義則相通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注厲猶病　此用王注釋文云厲鄭讀爲

頗特頗也按此又一義皇疏引江熙曰民勁以爲病已則亦
同王說矣

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注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又吳
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失　孔注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
故曰出入可也皇疏大德上賢以上也小德中賢以下也不
責其備故曰可也　韓詩外傳二云孔子遭程本子於郯之
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
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齊程本子天下之賢
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又晏子春秋晏子對孔子曰君聞大者不踰閑小者出
入可也又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

焉中君也按集注大節小節語蓋本此　翟氏灝曰據韓詩外傳則是本孔子之言而子夏述之述其言而略其本事故發其言之不能無獘也　方氏觀旭曰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然則可者乃不責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小德役大德可以爲證但從古注未見子夏之語必有獘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曰　漢石經游作斿按古游斿字通周禮大宰九貢八曰斿注讀如囿游之游漢武斑碑以斿爲游

當洒埽　皇本埽作掃釋文同云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掃素報反今作埽惠氏棟曰釋文非也說文曰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爲灑後鄭據

古文論語定爲洒經傳中如毛詩弗洒弗埽洒埽穹窒於義洒埽洒埽庭內皆訓供備洒埽之臣皆古文也

抑末也　釋文云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注倦如誨人不倦之倦　包注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皇疏引張憑云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邢疏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按此以倦爲受教者言以兩孰字爲一串說下與集注不同　毛氏奇齡曰倦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周禮考工記輈人左不券鄭注謂券卽今倦字

區以別矣　牟子理惑論引別下有之字　王氏應麟曰胡五

峯謂草木生於粟粒之前及其長大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初具乎一粒之內而未嘗自外增之也此用樂記區萌之區

嘗讀如鈎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惠氏棟曰漢書薛宣傳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晉灼曰憮音誣蘇林曰憮同也兼也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皇本惟作唯七經考文云古本卒作終惟作唯

注故君子只在謹獨　詹氏道傳曰集注引程子愼獨凡三章仲弓問仁章云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子在川上章云其要只在愼獨及此章而三

仕而優則學章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玉篇引此學句在仕句前　朱子文集程允夫問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當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答曰舊亦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鄭氏汝諧曰學其本也仕其用也仕之所以有餘裕者仰學也非可於學外求仕亦非可於仕外求學

喪致乎哀章

喪致乎哀而止　注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　又　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　輔氏廣曰喪與其易也甯戚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皆假設得失兩端而言之故不害于游而以爲喪致乎哀而止則便有過

於高遠而偭忽禮文之節喪固主乎哀然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君子造次顛沛不違乎仁豈以哀戚之故而遂廢乎禮哉　按孔注毀不滅性也皇疏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滅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此釋止爲止乎禮義之止又一義也如此解則無弊矣　任氏啟運曰子張固是務外然見危及信篤語却說得平實子夏固是見小然小道恐泥及大德不踰閑語却志在遠大子游極熟於禮文却說喪致乎哀而止都可見他嬌枉之功進德之實

吾友張也章

吾友張也爲難能也　注子張行過高　包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皇疏言子張容貌堂偉難爲人所能及按注疏但以儀貌稱子張似非子游所謂難能故集注直以行言之邢疏此論

子張才德語最確難能是才未仁是德也

堂堂乎張也章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注堂堂容貌之盛 鄭注言子張容儀盛而仁道薄也按此章始就容貌言以別於上章也皇疏引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子張仁遊於人故難與並也此別一義以其舊說姑錄之 毛氏奇齡曰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不親切故難並爲仁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夫此邪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吾聞諸夫子章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漢石經作吾聞

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胡氏泳曰此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爲喪禮發也

孟莊子之孝章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注　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　按此重在獻子之賢其臣與政本不應改故集注特揭明之爲融何晏皇侃邢昺輩無一見及此者此集注所以獨有千古也　朱子文集云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爲難此所謂知人論世也皇疏猶謂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不善猶不忍改是直忘却莊子之父爲獻子矣　皇本是難能也何無能字　梁氏玉繩曰春秋襄十九年仲孫蔑卒二十三年仲孫

速卒則莊子嗣獻子僅四年蓋有合於三年無改之義也

陳氏大祥曰張南軒謂莊子之不改舊者其政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惡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或又謂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已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難二說皆有理按此二說雖有理然皆未免以臆度之不如集注之渾成也 胡氏炳文曰鄧元錫謂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獨能不改父臣與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孟氏　此注疏及集注並無釋禮檀弓正義引鄭注云慶父抗輀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陳氏澔曰鄭云慶父抗輀者公羊傳元年傳云慶父抗輀經而死疏引鄭氏云慶父輀死正取此文檀弓正義引誤衍稱字臧在東謂稱蓋經之誤又按僞王應麟集本此條在孟懿子章下丁教授謂當在此下觀檀弓正義可見今從之

注陽膚曾子弟子　此同包注吳氏昌宗曰一統志陽膚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韓詩外傳三引傳曰曾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

則哀矜而勿喜　鹽鐵論後刑章引則作卽舊唐書懿宗紀引亦作卽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

紂之不善章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注　非謂紂本無惡而虛被惡名也

皇本不善下有也字　漢石經之甚作其甚　輔氏廣曰此章之意全在下兩句而先儒乃以　兩句主說歸于貢戒行惡之一字故能見得紂之不善本不如是之甚而或者又從而推行其說以爲眞得子貢之心者故集注亦以爲非也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群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稱無臣來褒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亦別一義言天下惡人皆助紂爲惡故失天下皆由一紂則不能如是之甚也

君子之過也章

如日月之食焉　皇本食作蝕焉作也　按此章無注任氏啟運曰此只是要人不文過而改過之意謝氏謂過無傷於全德范氏謂惟賢過故易見又或謂不文飾故易見又或謂過而益光皆說得過反似好處在過之可見矣故朱子皆不取之也

衛公孫朝章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注　公孫朝衛大夫　吳氏昌宗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記者故系衛以別之　史記弟子傳作陳子禽問子貢云云

翟氏灝曰孝經疏云劉瓛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

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謚曰仲尼又檀弓稱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中和之說稍近穿鑿稱哀公非則甚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篇遞次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訓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考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白虎通禮樂篇引此爲孔子言

　漢石經墜作隧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注識音志　漢石經識作志

王氏楙曰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字而漢石經作志是當讀識爲志也按集注則云音志又云識記也賈氏公彥曰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

復以志爲識何晏晉人改志爲識而古文遂不可考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子貢賢於仲尼　葉氏夢得曰子貢曉見用於魯拒吳之强太宰曉齊而含衛侯伐齊之謀請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所謂賢於仲尼也

譬之宮牆　漢石經作辟諸宮牆皇本之亦作諸七經考文補遺云一本牆下有也字

賜之牆也及肩　漢石經牆作廧

窺見室家之好　皇本窺作闚釋文同蓋舊本如此

夫子之牆數仞　釋文云仞一作刃皇本作夫夫子之牆數仞七經考文云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數仞　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仞皆作刃

注七尺曰仞　此用包注　紀文達師曰集注於論語夫子之牆注云七尺曰仞於孟子掘井九軔注云八尺曰仞論者以爲矛盾不知七尺用包咸注八尺用趙岐注也是知錯綜各有非出私見苟不詳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師心矣　按說文仞字下云伸臂一尋八尺趙岐孟子注亦以八尺爲仞王肅王逸顏師古鮑彪諸人並同夫尋仞果同則說文既以一尋訓仞何必復言八尺故段玉裁疑說文此語爲後人所竄非許之舊說文尺字下云周制尺寸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假令尋仞同物許氏不當兩舉之矣鄭注儀禮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郭璞注司馬相如賦陸德明莊子釋文則皆以七尺爲仞程氏瑤田曰言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例溝洫注度深曰仞

二書皆言人伸手度物而度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之八尺伸兩手亦八尺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絃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此說甚精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倘其度同八尺則何不皆曰二尋如上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乎

不得其門而入　皇本大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　皇本無之字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叔孫武叔毀仲尼　翟氏灝曰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非孔某耶曰何以知其聖乎叔孫

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據此則叔孫固稱仲尼而未之敢毀矣列子言多假設本不當以爲實就其所言論之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爲詞則謂之毀聖人可例

仲尼日月也　皇本日上有如字

人雖欲自絕　皇本絕下有也字

多見其不知量也　注　多與祇同適也　何解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邢疏古人多祇同音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解云適也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爲適也　郝氏敬曰易無祇悔九家本作無多悔亦可證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陳子禽謂子貢曰　皇疏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

命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及下無也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無者字　孔注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皇疏邦謂作諸侯家謂作卿大夫

道之斯行　皇本道作導

綏之斯來　漢書董仲舒傳引來作徠

注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　胡氏炳文曰此章集注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章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

德極於高遠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注者當存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子貢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者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同一孔子弟子所見何啻壤之遞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閩　梁章鉅撰

堯曰第二十凡三章　劉氏逢祿曰古論此篇只首章堯曰一章此當是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故覺其難通解也用易序卦與詩書之序皆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於册末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敘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皆屬斯例由是類觀則此章概孟子由堯舜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耶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篇故又居後序之後乎

堯曰章

天之歷數在爾躬　注　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

後也　何解歷數謂列次也　四書或問云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歷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爲言也　陳氏天祥曰此下四句皆舜以命禹未嘗又見堯以命舜也且於大禹謨中零碎採摘湊合在此亦非舜命禹之全辭也又通看一章經文自堯曰至公則說篇皆零雜而無倫序又無主名不知果誰所言古今解者終不見有攸然明白可通之說又不見有公心肯言不可通解者惟蘇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顚倒失次不可復考此說最爲近人情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注四海之人困窮則天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包注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

祿所以長終也　毛氏奇齡曰閻潛邱謂四海困窮是儆詞
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雖與
包說稍異而其旨則同蓋天祿永終無作永絶解者如金縢
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二字
原非惡詞按漢魏以繼諸者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於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詩不疑謝綦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業
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
於命永終天祿凡用此語者無不以永長為辭自新莽以後
魏晉五代始用堯曰篇文為禪位冊書之語漢獻禪位於魏
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冲奉冊於晉王曰允執其
中天祿永終與大帝告天文曰左右有與永終天祿亦皆作
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

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久在聖朝因紹禪位於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禪位絕天之辭而於是册皆改而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注其書者安可姑置之而不一察也　按永終二字原可有兩義然自魏晉已有作永絕解者則其來已久困窮二字豈有第二義包注窮極四海語本未安陶氏於四海下增出當念字亦屬深設集注不用包說自是文從字順毛氏徵引極博亦姑存之以廣見聞可矣

舜亦以命禹　注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胡氏炳文曰舜命禹之言備見虞書然使不有論語則自天之曆數以下數語但見其爲舜之命禹而豈知本是堯命舜舜不過亦以

堯命舜及舜之命禹者詳於堯大要亦不能外執中二字姑以歷數觀之有中氣有節氣節也者抑其太過而歸之中也使堯當禪舜之時而不傳即非中矣況天下之大逆之以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非中則四海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受命之際天祿方於是乎始也而即以永終戒之其旨深矣

曰予小子履　注曰上當有湯字　程子遺書云曰上少一湯字集注同之

敢用玄牡　書湯誥正義引鄭康成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翟氏灝曰鄭氏以曰字通上節讀故以用玄牡爲舜命禹事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舜受終文祖皆總祭五帝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孔注

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證之皆以此節爲舜禹事相承
於鄭氏耳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白虎通三正篇引論語作皇王后帝三
年篇又引作皇天后帝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漢石經作朕躬有
罪毋以萬方萬方有　在朕躬隸釋云毋板本作無萬方有
下闕一字板本有二罪字按皇本萬方有下亦少一罪字與
漢石經合

注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旣放桀而告諸侯也　孔注此伐
桀告天文墨子引湯誓其辭如此邢疏尚書湯誓無此文而
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　按
墨子所引湯誓見墨子兼愛下篇其辭曰夫兼相愛交相利

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
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
身有罪無及萬方據此則墨子所引明著其爲湯說以別於
禹誓似不得竟謂之湯誓且是桑林禱雨之辭呂氏春秋季
秋紀亦述之惟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
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或此是眞古湯誓文梅賾誤取以入湯
誥乎疑莫能詳故集注直斷之爲湯誥而復申之曰與書文
大同小異也　周氏柄中曰此制見古文尚書湯誥孔安國
旣爲作傳而論語此注乃不云見湯誥訓萬方而云伐桀
告天不云湯誥而云湯誓不云在尚書而引墨子殊不可解
先儒或疑孔傳爲僞良不誣矣

注履蓋湯名　此用孔注　皇疏引說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故改履名乙以爲殷家法也　崔氏述曰尙書古文訓誥湯名惟見論語曰履余謂古文履字作復其象與湯相似疑履字卽湯之誤形大戴禮稱商履代興竹書稱天乙履湯名亦不僅見論語也　閻氏若璩曰孔注履殷湯名集注引殷爲蓋不過以成湯名天乙既見史記不應於此而復名履故作疑辭耳然紂名辛亦見史記何牧誓曰商王受無逸曰殷王受豈非一人而有二名乎蓋必以生日名子者殷之質處開錫嘉名又殷之文且告天自稱名揣眾呼其名豈尙復有可疑乎哉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注詩序賚所以錫予善人　何解周家受

天大賜富於善人皇疏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按集注引詩序義最確當何晏所解未圓皇疏以爲亂臣十人則更滯矣　惠氏棟曰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漢書訓纂云古者謂人爲善人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泰誓云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則善人爲黎元審矣　按惠氏此說與本章無涉任氏啟運曰集注引書大賚四海而云此言所富皆善人明與四海之說異矣引詩序賚所以錫予善人而云蓋本於此則此賚與錫予善人之說同矣即書傳大賚亦迴承上文其以散財發粟爲大賚謬自僞傳始不足據也鉅橋鹿臺所藏有幾能使天下人人徧及乎且號召天下之衆使奔走商郊今此財粟成何政體乎　周氏柄

中曰朱子或問以錫予善人爲克商賞功之時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則大賚指分封不指散財發粟也　饒氏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作做個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正人旣得其富則其爲善益篤故不容以泛錫予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墨子兼愛中篇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　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

祝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臧氏琳曰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巳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注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按此用泰誓孔傳而今孔傳多作少孔疏云明多惡不如少善邢疏本或有改多者而集注因之又按此與論語孔注迥異一人之手互相懸絕毋怪爲攻古文者所籍口矣

四方之政行焉　皇本焉作矣　漢書律歷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注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九經古義六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與集注異　任氏啟運曰滅國是有人無土

興謂繼封之也絕世謂有土無人繼謂仰其支庶進承大宗也衆逸民不止箕子而容注亦衆以見例耳

所重民食喪祭注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孔注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皇疏此四事並治天下所宜重邢疏亦同按此是以所重爲何民食喪祭爲何矣然集注自據武成語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五字皇本亦無惠本公則說作公則民[illegible]　陳氏鱣曰義疏本不及信則民任何正與漢石經合[illegible]又因陽貨篇寬則得衆下有此句誤增入耳　翟氏灝[illegible]此孔子平時論仁之言即所告子張者其無子曰字如前引湯武之言亦未有湯武字也

子張問於孔子章

子張問於孔子曰　皇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屏四惡　漢平都相蔣君碑作五迸四隸釋云後漢循有尊五迸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齊論有如此者　陸氏道傳曰觀其迸字上聲者注云散也去聲者注云除也迸四惡之迸當去聲而舊音兩可疑按集注此字無音

擇可勞而勞之　皇本擇下有其字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馬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陳氏孔碩曰暴與賊意相似何以分別蓋上句是工役等事下句是約束文帳輸納及禁止等事　漢書董仲舒策引不教而殺作不教而誅　韓子外儲篇魯有父子訟者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悅孔

子曰慢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韓詩外傳三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

猶之與人也　攷李筆解云猶之當爲猶上

出納之吝　注出去聲　釋文云出尺遂反又如字集注用前音皇本納作內唐石經亦作內釋文云內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是舊本作內也　李氏光地曰欲出則吝其利欲納則吝其名無大德而屑屑計較於小惠之閒皆有司事也吝字有司字正與上令字相應欲其無貲不可得也　張氏甄陶曰納字人多忽略民則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有司守持簽鑰不爲之迅速收入守候有旅食之類吏胥繼而索之德貽

害不淺爲政者亦不可不知也

注　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與卒以取敗　胡氏炳文曰四惡虐爲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爲爲政不知大體者之戒也

不知命章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皇本子上有孔字釋文本亦有孔字　筆解無也字

毛氏奇齡曰陳畊伯作稽疑引韓詩傳及董仲舒語爲解此眞漢儒有師承之言也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

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董仲舒策云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按韓詩外傳語近儒多取之以為此章的解其義自通然孔注命謂窮達之分也語意自明似不必求深反淺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胡氏炳文曰孟子知言之語蓋本於此但集注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釋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蓋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道也於此亦足見集注之精

注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　陳氏天祥曰君子當知之事非止三者而已知斯三者豈可便以為備乎如尹氏之說則三者不可相離闕一則為不備也然三者其實各自為用未嘗不可相離也夫子之言亦止是泛舉學者之急務非以三者總包君子之事也又所謂弟子記此以終篇者亦為過論論語一書皆諸弟子集記聖人之言記盡則已非如特作一篇文字前有帽子後有結尾也